



屯政攷經國雄略卷之二

廣陵 張抱赤心萬 著

溫陵 鄭大郁孟周 編

屯政攷

御覽屯田書

日者逆奴犯順。行自取殄滅。但援師雲集。供
應不貲。外解中途。屢遭盜掠。中原寇擾。所在
騷然。民窮財盡。不堪聞見。兵益繁而餉益匱。
民愈窮而盜愈多。愚以為若屯田。若鹽法。若
鼓鑄。若關榷。若漕運。水利。又若織造。鱗鮮等
差。貢。各宜盡釐。故習。核實而行之。計歲入。豈

帝加派之數百萬而已
哉是在當事力行耳

自古天下無不兵之國亦無不餉之兵要在兵有所
自給而餉有所從出夫有所自給則軍需按嘗額國
計不至於權宜有所從出則地利即邊儲物力不疲
於輸轉歷考漢唐而後凡創業之君所以深居遠慮
成一代富強之基者未嘗不算周於自給之計也
世之君所以優游玩忽成支吾絀弱之漸者未嘗不
力困於轉輸之弊其能提衡裒益俾軍興賦額恒足

相資出入關輸兩無浮額則必英
以得之何也法久則敝敝久則變
九有萬國子孫黎民始磐石而四維
太祖高皇帝開天創業

成祖文皇帝述作相承鑒前代養兵坐困之失彷彿
周兵農合一之規於是開設屯田令天下衛所各軍
什三操備什七屯種取屯軍之餘糧給操軍之額餉
彼有所自給此有所從出賞送不煩守禦稱足蓋萬

世之善經已。使天下諸司皆能世守不變。則兵可嘗足。餉可嘗克。何至以召募代衛士。而輸將爲年例哉。顧九塞沃土浸漁。各衛軍丁流竄。輸邊額糧改折。兩淮引目輸銀。種種變遷。屯法遂至大壞而不可收拾。夫屯壞則地荒地荒。則邊曠。邊曠則虜斥。虜斥則兵增。兵增則餉缺。地之所產。旣縮於數之內。兵之所。又益於數之外。其勢不得不資於轉輸。轉輸一遲。又不得不那而借給。借給甫行。猶以秋冬之積。暫應春夏之支。借給不已。卒使明歲之秋。方得今冬之額。問之主計。主計束手。搜之老庫。老庫罄懸。失此而不改。絃易轍。國計將安所底止哉。

夫財者流通之物。一出卽竭者也。穀者蕃滋之物。生不生已者也。今欲所出者不竭。生者嘗生。則莫若復二祖之屯法。然屯法有二。有新屯。有舊屯。舊屯者。按故額而清理者也。新屯者。查荒土而開佃者也。

洪武三十一年。守太寧都督商嵩。上大寧松會本年

屯數共一百一十四萬零。撫臣李化龍疏稱鴨綠以西九聯城東千家莊地方查墾得廢屯故地一百三十餘頃。歲獲雜糧一萬八百餘石。夫太寧禪虜千家莊見在。舉二地而九邊腴土可知。此舊屯可按者也。尚書馬文升曰。近差科道部屬查理各省直屯田。郎中王勤等奏報。清出侵占田四萬餘頃。徵糧四十八千石。其餘尙有未盡。舉前事而今日可知。此新屯可行者也。

陝西苑監牧馬草場舊額一十三萬餘頃。正德中止存六萬。比遣大臣楊一清查理川陂山地。通行丈量。遂復其舊。至萬曆二十二年。科臣張世則疏謂前草場歲減月削。失却原額。見存養馬并納租銀止三萬一千二百二十頃矣。此清查可得者也。

御史熊廷弼奏遼鐵懿汎等衛舊有屯塞四百一十九處。今存六十四座。前項荒地何啻二三萬頃。遼瀋以東猶未計也。都御史唐順之謂金塘玉環諸山膏

腴幾萬頃。皆古來民居之處。俱可墾爲屯田。此開墾可得者也。

夫百年無滄桑之異。原隰非卷舒之資。疆界莫解。付之誰何。黍稷倏而化爲烏有。強伴相懸。掌故安在。則今日起。敝維新。奮然操獨斷之略。實惟

皇上深信必行何如耳。

皇上能深信必行。而不能身試自理。勢必託之各該臣工。第地方之臣。撫按重矣。而事權不專。監司專矣。而鈐轄不遠。歲月因循。文移往返。遷代不嘗。旋復報罷。九重霄旰之淵衷。不無又成畫餅。規畫永計。必專。勅總督大臣一員。經理其事。而分遣繡衣使。持斧按行各部。方爲畫一。然此非臣創爲說也。

按會典嘉靖中。曾一時並遣三都御史。并發內帑銀兩。開墾屯田矣。其時北直隸則都御史張濂。南直隸廬鳳淮揚滁和山東兗州等處。則都御史王璣也。隆慶初。曾勅都御史龐尙鵬。清理諸邊屯田矣。見

今南北又各設監察御史專理屯務也此

皇祖

先帝精心良法昭然簡冊者假令當年在事諸臣不以一行弛擔不以掣肘害成行之必久持之必堅迄今有不收永利乎臣願

皇上於諸大臣中博訪素有威望心計者一員

賜簡用加以戶部尚書兼察院都御史職銜駐劄臨清專晉開屯一事將天下輿地除福建瀕海瘠薄江

西地狹人稠廣西貴州幅員有限廣東雲南邊鄙荒徼俱聽彼處撫按官自行清查開報免其議派外其餘地方分爲八路以北直隸并遼東全鎮爲一路

大延寧四鎮及山西通省爲一路河南山東二省并爲一路湖廣浙江二省各爲一路南直隸江南北十四府滁和等州爲一路陝西除延寧二鎮先已派屬山西其本省州縣有司及甘涼洮肅一應軍衛地方爲一路四川除新開遵義府各州縣及各土司止以

本省舊屬軍民地方爲一路共八路每路各分遣風力御史一員專理巡屯督臣持籌主計專制總理務使地無遺畝廩有餘蓄天下無事酌四方之水旱減價平糶以紓民困有事視軍書之緩急遠輸近饋以佐輜糧御史凡一路之中軍屯廢占民地欺隱山塲陂堰可開洲渚灘蕩可佃草塲官地宜復僧道畧以宜裁勲戚投獻非額豪右佃據違制傲吏支吾非實不才承乏激衆者俱得盡法清理丈量裁損論斥應徑行者徑行按治應具奏者會同督臣一體奏請定奪務期綜核明確寬嚴得體使天下曉然知朝廷之意在裕國而不在侵民在祛奸而不在擾民明憲節以表風猷第人跨隔省路遙百程遠所窮公御史心思計慮可周而耳目步履或有所不能遍及仍將各該守巡等道換給勅書開載屯田一款俾循職掌殫心共事凡地方一應當典當革開載未盡事宜悉聽計處妥當商確舉行其各該州縣治農判

官主簿一向多未顧名思義殊爲曠職今合改爲屯務職事俾有專責効力宣勞至於屯政方興事干始創凡溝洫圩圻閘壩倉廩夫役犁鋤牛隻種子一應工費價值經營建造俱屬不貲若議設處不免起派請於內帑暫借二十萬太僕寺馬價暫借三十萬戶工二部各暫借十五萬共銀八十萬兩每御中一下分貯銀八萬總理大臣分貯一十六萬作爲母錢各聽支銷如其不足仍令各該司府州縣另行設處俟屯田成日督臣查將各路一歲籽粒并贖贖變價還官等項銀兩通融湊算先儘炤數補還原本其餘作爲子錢大都各路裒多益少每路可得地一萬頃三年開成肥瘠相兼每頃約租三十石每歲約穀三十萬石八路可得二百四十萬石計出細米一百二十萬石是三年之積可抵一年之漕而十年之儲足當軍民勞輓三年之運也

八路之內除河南山東二省係

福王殿下藩國隣封先經派撥莊田恐無餘地今議
兩省已併一路湖廣查撥係王莊故地延寧割屬係
衛所俱無失均

其遼陝山西三路臨近邊方屯田所出例應免其內
輸但酌道里分爲本折二色就便徑解

薊遼宣大固原三軍門作正給事仍聽本部炤
兌年例銀兩

內地舊屯原係屯軍自種頃畝合數者炤前管
無另議紛更外止將新經查出屯地併墾過荒田應
交籽粒查酌程途遠近分爲本折二項如某處某處
近水通舟應輸本色某處某處路遠從陸宜輸

定爲規則刊刻成書永爲遵守每年秋成各御史一
面會題并揭報本部一面行各布政司在直隸者行
各兵屯道督委的當官兵盡數起解總督衙門赴倉
赴庫各交納收貯專備不嘗軍需並不許別項那借
動支其或河道梗阻糧運愆期太倉果匱義當通融

者聽漕司知會具題。炤依倉支事例，坐委附近衛所官軍，駕撥減存船隻，先將前項屯糧借動若干，運赴京倉。俟正糧船到，炤數抵補。庶屯額不虧，京軍獲濟。空船回南，亦早下運，可免稽遲。此但權宜濟變一策，並不爲例，以起窺望。至於解運屯糧，合用船隻，就將督臣衙門原貯銀兩，於內支動若干，委官江廣地平價買木，打造亦不得輕用漕船，以撓正運。及起僱民船，致有司衙役，抑勒商民之弊。舊例御史凡差俱係一年，差滿回道管事。而巡撫則以三年，或陞或加俸級。又道差以按學鹽漕爲大差，而江倉屯馬僚屬往往故有從違，人情亦且自相軒輊。今後酌定御史、御史俱限三年報命。待事有成績，仍遵令甲一載爲期。其任內一應屯糧地土，官評罰額，及民糧帶徵、久逋等項，例得清查，載入考成。其論核廢屯官員，部覆勿如同異。如御史資深績懋，炤監軍閱邊事例，擬陞京堂，用備邊方巡撫之擢。特示隆重，督

臣則專信久任。竟其運量。廢叙。召予恩在。朝廷難拘成格。守巡等道。如果卓異。節鎮方牧。需次陞轉。視御史亦不少減。郡邑長吏。簿尉下僚。衛所棄吏。籌策胼胝。均屬在事。一聽憲臣。分別薦獎。儻有實心實政。任怨任勞。則與監司一體紀錄。不爲預定。撫按二臣。共在地方。肩荷雖殊。體國則一。考績叙勞。應以目巡并聽。廷議督屯。巡屯都御史。御史二臣。各務祇承。付託捐竭。赤誠益國。便民用收一代弘績。各該撫按亦務和衷。共濟贊成盛典。司府州縣。毋務分祖。左右致撓成議。而局外旁觀者。亦須愛惜人才。寬假歲月。勿輕採蜚語。致灰蓋臣謀國之心。諸如此類。乞天語赫然宣諭。國脉攸關。人品所係。陰謀撓阻。聽臺省諸臣。公共擊之。庶事有始末。功成積累。屯政可望。永無替矣。如謂淮濟見駐。大臣二員。不便輕議添設。但嘗使徐洪不淺。黃行故道。南保歸仁。北護泲河。不妨議以總河。改兼督屯。衙門移駐臨清。俟伏秋水發。

之時仍還濟寧暫駐三月經營料理若以一時並遣風憲多官爲難查得兩直見有邸馬屯田御史二差可以分巡南北二地而陝西茶馬於事爲簡遼薊巡關事權稍重俱可兼差止應添差四員亦非冗設至於督臣不就便駐劄濟寧而移鎮臨清者非喜更張而樂多事也

謹按臨清東連渤海西扼太行南漕荆吳北控畿輔固天下之脊燕趙淮徐之衝梁宋青齊之所會也迤南臨濮地方每年馬市人集六省馬至萬匹萬一奸人於內乘機鼓動何以備之卽不然者九州安居內地帝闕遠在門庭一朝不戒有如庚戌闖賊而入則山海以東一線可斷獨石紫荆而南在在可通太倉之積僅飽六師通州芻糧孤城虜衝勢難持久德州幾何不足以克昌保援兵之餽餌宣大延寧調遣之卒非臨清有蓄何以應之雖

皇上福德彌天神武震世未應私憂過計若此第自

庚戌虜犯之後。已未犯近畿。癸亥掠順義三河。庚午大蹂永平昌黎等處。卽

皇上御極以來。邊方如遼薊甘延等處。內地如劉汝谷金妖精。趙古元。鎮江僧人。南京李賊。福建潘奴。并山東掃地王之類。非一。又安保千秋萬世。終無一日風塵之警哉。萬曆十三年。據獲叛人郭大通。供稱。欲攻據臨清。識者咸謂此地宜宿重兵。正此意耳。

史稱曹操從棗祗言募民屯田許下。又今郡國徧置田官。以是所在庾廩皆滿。遂能誅鋤羣雄。幾致混一。夫天下大勢。西稱巴蜀之饒。南語江漢之沃。東數吳越之利。然當其時。俱未領於中國之版圖。而操獨據中原。饒碗之地。遂能雄視一世。則屯田之効。何可盡廢。乃今宇內金錢中虜。外無五部守邊之雄。逋負相沿。內失萬國憑公之義。遂使三秋禾黍。極目荆榛。九塞貔貅。傷心庚癸。棗祗之擘畫絕響。偽魏之富實罕聞。臣竊惜之。惜其以九州全盛之富。未嘗見其豐有。

川湖吳越之饒不能資其利也。以臣之愚。徼廟堂之算。憑

皇上之寵靈。試行其策。不獨修舊屯。使屯田皆實。屯軍皆精。而農可爲兵。開新屯。使兵亦可耕。民亦可墾。而人皆知農。不獨開天地。彌漫之陸海。以報尚方而疏造化。久塞之泉源。以爲外府已也。將使收丁牛之積。可以添設開原。寬奠兵馬。保固北關。制服建酋。使不與西北二虜勢合。收十年之積。可使薊昌宜大。延寧六鎮。錢糧充足。邊備固完。賞罰嚴明。士氣振厲。虜怖而不敢渝盟。卽渝盟亦有所控制。不得肆志大逞。收二十年之積。可增廣涿州河間兵馬城池。備取南之地。與保定永平三輔犄角。屹然稱雄。此三者萬世利也。

皇上垂衣拱手。可坐觀其成者也。臣非過爲張皇。而謬爲誇詡者。蓋遼有建州。非遼之利。邊無餉賞。非邊之利。京師薄畿南之守。非燕薊之利也。何者。漢唐

都關中去高昌伊州萬三千里。我朝都燕河間涿州。肘腋紫荆。倒馬土蠻。順義則元派。三衛則流派。建州則金派。駐牧巢穴。俱不過千里。而建酋又併南關。併灰扒併叻那。併黑龍江一帶。設蠻子城以安插降人。種類日繁。土地日廣。今雖佯服。將來終屬隱憂。近宣大諸虜。亦以撫賞不繼。各各颺去。啟釁生心。已見矣。漢不惜開西域。斷匈奴右臂。設戊巳較尉。屯田異域。豈

皇上獨惜中州屯田。坐令荒蕪蒲地。略畿南而孤三輔。任匱缺以成東夷北虜之驕乎。

說者難臣曰。時方稱絀。捐八十萬以責効於三年之後。保能償歟。臣謂不然。道懸於天。物布於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秦用鄭國鑿渠。商鞅開阡陌。迄今關隴猶襲富疆。管仲專資鹽筴。未講溝洫之政。厥後千載。莫能經畫。遂使近者山東一荒。流離幾孳。填布五省。非地方開與不開之明効大驗乎。

誠使今日上下一心不責近効將國家萬世賴之寧八十萬之償乎曰屯雖失額荒者力限於地腴者富藏於民使者四出不無多事向者逆鑄之變以御史周東之清屯遼卒之譟以都指揮劉尚德之清屯可不慎歟臣謂不然是國務開利源得人始無廢法昔宋豐熙中分遣劉燹程顥等八人行諸路相與展田水利數年間得廣田四千七百九十三處凡三十

六萬一千一百一十頃有奇唐光啟中張全義起於羣盜其爲汝南尹喪亂之後戶不滿百乃選委十八人給一旗一榜分詣十八縣招徠農戶修理屯口逐近趨之遂成富庶然考顥等治蹟大意在寬一分民受一分而全義則明察人不能欺爲政寬簡激勸有術而已夫御史風力在能鋤強天下腴土多居豪猾若乃細民原非強橫開諭明白便自帖然奚多事之有乎况近年以來催馬價則差罔卿催木值則差郎

署理荒政則差御史何至開屯獨難遣使至於遼東
寧夏之事一以橫削生端一以逆瑾借釁是安得與
明時並論耶曰古稱生財惟在節用經費不足而欲
區區鑿旁孔以圖涓滴豈裕國之長策歟

自古國家中葉之世未嘗不窮財用欲求足用未嘗
不事更張但恐其事勢倥傯更張無序於國無補於
民徒擾耳漢建武中造皮幣算緡錢稅舟車鹽鐵唐
建中廣德中權酒酤稅間架括富商封櫃窖至取京
兆民田每十畝收其一宋行均輸市易鑄鐵錢立酒
榷等務南渡以後卽僧寺道院嘗在物業亦紐計稅
錢此皆因循推委規畫不早卒至情見勢屈國唯以
交受其敝不亦甚晚乎

今天下田土虧額至四百二十六萬頃有奇遣使開
荒僅僅以八萬頃爲率所謂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求
什一於千百何得謂之旁孔耶曰樞密主兵度支主
餉原有犬牙深意貯百萬之積以付專制之臣地重

糧多必且增兵必且拓險杜漸防微不爾失歟臣亦謂不然

正統土木之變虜酋也先聽河間亡命小田兒之計欲繇紫荆入據臨清嘉靖庚戌虜犯京城時勤王兵皆輕騎未齎糗糒戶部犒牛酒無經費以文移往返三日後人纔得數餅當時若使通州積貯不焚時府輕齎可轉焉得窮迫遽至此乎况故事督臣遷轉不越再考無藩鎮之重臨德置倉預備自是

祖宗令甲若量留銀米各五十萬與舊留倉糧五十萬嘗川貯彼以備內地之非嘗而每歲所入悉從折色解部專設司屬一員主之科臣一員稽核之以備四夷之警息制變防微不爾得乎說者又難臣曰福王莊田未滿一萬三省已稱罄地無遺今謂每路可得地一萬餘頃或者閉門懸度未嘗親履地方之疆域歟不然地方諸臣敢為欺罔以抗詔旨歟臣竊謂不然

福王歲用見徵糧田臣今所言未開荒土諸臣搜括額外開地臣所乞查額內荒蕪荆棘蓬蒿豈可與稻梁黍稷之區同日語耶曰各部寺匱甚馬價無幾內帑之金久請不得今九邊甲士無人無地不虞脫巾而乃一則曰十萬二十萬再則曰十萬二十萬談何容易歟臣竊謂不然

黃涸王家等口之塞費水衝錢不貲猶借淮揚馬價并南中兵操船料銀二十萬分黃導淮之工約費八十萬泃河之開初估全工三百九十萬半工二百六十萬後草草就緒亦費二十餘萬近日三山塔山之費又將二十萬總計二十年來費過金錢不下二百餘萬而歲修與朱旺等口之費未計焉大抵為漕事然而無儲積也

今以八十萬之資歲收一百二十萬子母之息何利如之况前者寧夏之役甫數閱月費餉百八十七萬倭之首尾七年費餉銀五百八十萬又援兵餉銀二

百餘萬。播州之役亦費二百萬。邇來山東蠲賑等項。又頓損三百萬。此非太倉罔寺之出。而皇稅之所乞留者乎。

今於南部寺蘆課馬價。并荆浙揚燕各鈔關。量借十分之三。各省直拖欠解部銀兩。量徵十分之三。湖口兩淮天津三稅鹽。請乞

俞旨。共留十分之三。不將

一通融而有濟乎。曰天下地土。非軍卽民。安有餘田。卽使查出。仍聽給主。取而爲公家之有。於古未聞。安得爲創事歟。且北地草場。賠累甚矣。遽可指爲桑田耶。臣又竊謂不然。

史稱趙克國屯田。奏曰計度臨羌。東至浩疊。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願罷騎留屯。韓重菴守代北。起雲中。迄振武。墾田三千餘里。歲省度支三千萬緡。范仲淹守西夏。乞沿邊置營田。計畝定課。少田處許蕃部進納荒田。以遷資酌轉。或糧給直。彼三臣所屯。皆未墾荒地也。向使搜之。官復給之。民將安

所屯亦安從得粟乎。至於草場地畝荒熟不同，肥瘠亦異。大江南北每畝至有二三石不等者，要不可執一論也。曰屯田之事久費講求，竟鮮實効。今其議不在廟堂而在疎遠之士，位卑言高誰能諒之。且權稅一節，爭者逾十年，愁者遍四海，人人莫不切齒言利之人，今復以利進，得無犯衆指歟。臣又竊謂不然，聖哲之慮在乎濟時，匹夫之言可以集事。我朝會通一河以濟寧，同知潘叔正之議，南旺之建以老人

白瑛之議，蘇浙魚鱗圖冊以監生武淳等丈量編彙，一時相安萬世永賴。未聞有以出位罪之者。唐裴延齡告其君曰：官吏太多，自今缺官請勿補，收其俸以實府庫。憲宗諭宰相曰：兩河數十州縣，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皆淪左袵，朕欲雪祖宗耻而財力不贍，不得不蓄聚耳。不然，官中亦極儉薄，多藏將安用耶。

宋太祖置封樁庫，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遺契丹。

使一方限於境外。朕甚憫之。俟庫滿若干。則以此酌之。不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取。可也。夫二君一臣。所見若此。

皇上缺官積稅。幾二十年。然萬曆九年。太倉漕糧。尚有千五百萬。今僅存四百萬。老庫銀兩。初有二千餘萬。今僅八萬。太僕寺初有千萬。今老庫已罄。而新庫亦止數十萬。相懸若此。何以稱天府而備非嘗。况損之滯財。償之墮土。可以補缺官。可以罷榷稅。又安得也。以言利弊之。此臣所深慮熟計。以爲屯田之必當行也。

抑臣尤有說焉。臣之所言綱領也。非條目也。若夫相地利。酌時宜。因風土。順人情。權子母。規遲速。毋使地方未得其利。先受其擾。是在擔當之臣。身肩國事。奉行之吏。心切民隱。近建社稷之利。遠垂史冊之光。非小臣之明所能逆睹也。除穿渠築堰。畫井開方。宜洩樹藝。耕種蠶織。臣另擬次第。不敢先事瀆瀆外。所

有酌量應查應墾地土謹分爲十款理合開列進呈

鄭飛虹評

近見勦江援京諸師兵餉一仰郡縣遂有官軍殺戕之怨乃知

朝廷固宜有此區畫獨萬里兼程賊氛旁午援師尤不宜恃

朝廷之委一矣是又帥臣之所當知

官田

官田之名在各地不一此專言河塘壩堰及沒官地上原不屬民者若不指出概曰官田則奸胥必將絕戶田地輸價佃種買賣更番已久者通行詐冒閭閻未有不騷然矣可不慎歟

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下之專利也故山海之利廣澤之蓄天下之藏皆宜屬少府後世官田之名率本於此今海內丘陵林麓湖泊塘堰江河灘渚及一應沒官入官清丈無糧地土均屬官田所在皆有司

或失于稽查。又爲勢豪占種。或肆爲乾沒。開破無名。支銷。以致公家失利。不無遺策。所當查出。還官。庶於法紀。畫一。臣按廣陵志。揚州舊有五塘。曰陳公塘者。在儀真縣東北。內有三十六汊。縈回九十餘里。漢廣陵太守陳登所建。曰句城小新。上下雷塘者。在江都縣北。唐都督府長史李襲稱所建。句陳二塘。大雷塘等塘稍小。一向號爲水櫃。專備濟漕。嘉靖三十年間。句陳二塘爲遊犯仇鸞。奏討。在句城開過塘心九

千三百畝。零陳公開過一萬四千畝。零作爲祭田。後鸞伏誅。前田歸官。該本府知府吳桂芳。看得漕河地。仰塘心淤平。水本無源。不足灌注。將句城塘召人佃買。量變價銀一萬四千餘兩。克瓜洲建城之費。其餘四塘先後相繼。爲豪強佃種。此守揚疏議。并志議可考者。

嘉靖三十三年間。都御史唐順之。謂浙江金塘王環諸山。皆自古民居之地。可墾田萬頃。以足軍需。

萬曆三十三年。撫臣劉元霖謂海外沃壤不宜輕議開墾。致惹邊釁。但玉環去樂清太平二縣不遠。獨屬境內。今兩縣之民雖禁而未嘗不開。若處置得宜。似可取克餉用。此載之籌海圖編。兩浙類考續編可據者。

萬曆二十二年。山東撫臣鄭汝璧疏稱登州海北長山諸島離城僅四十里。地土肥饒。可堪耕種。臣巡海上登城一望。近若几席。與僻遠各島不同。查理島中原有三城萬畝之地。可資千軍之餉。

四十三年。巡漕御史朱階疏稱安山南望一帶。設爲水櫃。先年有建議召人佃種者。河成王以旂王廷力爭之。今昭陽一湖開作藩田。其餘高亢者半爲勢豪占種。此載在開島田以佐軍資。并修復原湖疏款可考者。

萬曆初。高郵州民陸思弟兄互評占種高寶兩處無糧田地。在本州查出二千七百餘畝。估價六百三十

餘兩召人佃領其寶應者未計陝西秦藩護官軍
近題改設寧夏所遺屯田約四萬餘畝見爲本府
名役隱種此疏卷可証者總計前項湖塘山島不止
十五萬畝而用價佃領者不過十之二三所佃之價
較之時值又不過十之二三若參酌民間鄉例收
花有十年以上者給償原價十分之七廿年以上者
給償原價十分之五炤數給銀與同原未上價及應
開未開者一併查出登記冊籍或官給牛種召人開

耕或加租斗聽人領佃但使尺寸必入公家豪強不
得兼併卽得要領而佃種之法止憑民便不必偏執
一法大率哀多益少前田地一歲得穀可六萬石積
漸而計甚屬不貲况田旣在官一旦漕梗而炤舊
水海警而炤舊輟耕伸縮在我視之久假不歸緩急
而無可奈何者萬萬矣夫六師萬姓仰涓滴於漕渠
而藩王擅湖陂以自利於義未安閭閻赤子其桎
梏以催科而奸人肆欺隱而白種於法甚悖南畝耕

屯政考 二卷
夫苦立錐之無地而海上棄桑田爲甌脫於情可惜
陳奏如此未查可知高寶如此天下可知若立期限
以責有司之查懸賞格以聽諸人之首當必有什伯
於此者矣。

荒田

荒田宜開固矣但有無多寡不一是在當事
親履疆畝虛心研察期無擾民大約以鄉官
士民之公直者爲之猶爲近情若土下遞委
必入奸胥之手病民實甚如鄉時特設部司
督造賦役全書以大臣領之何如鄭重郡邑
雖有造報多不一示士民賦役虛實有無
弊紛買如故也上
焉者何從知之乎。

承平日久人習奢靡惰遊者離棄南畝逐末者奔走
四方以致所在田畝荒莽極目嘉靖中詹事霍韜奏
稱洪武十四年天下田土原額八百四十九萬頃有

奇至弘治十五年存額止四百二十二萬頃有奇虧額強半及細加查考在湖廣原額二百二十萬頃零今止存額二十三萬頃零河南原額二百四十四萬頃零今止存額四十一萬頃零廣東原額二十三萬今止七萬此皆欺隱於小民者也我朝賦稅先盈縮此其大都載在後湖志并通紀可考也

湖廣環六千里之封疆三湘七澤汝蔡漢沔貫注南兆頗稱腴壤何至遽虧十分之九河南引河爲利土性沃饒何至遽虧十分之七縱有藩封數亦無幾

總之荒蕪固尚多也查得萬曆三十二年巡按御史高攀枝請留漕米五萬分給鳳陽一府開荒比時懷遠縣知縣王存敬詳稱本縣原額田地共五千一百七十五頃有奇今計筭拋荒過二千一百三十五頃有奇載在開荒圖冊

萬曆四十四年四月內鳳陽撫臣陳薦題據淮徐兵備道袁應泰呈據贛榆縣知縣虞之訓條陳開荒

一欵內稱前任知縣樊兆程原設莊田一百餘處約計一千餘頃堪以招撫流移載在邸報及查樊知縣後陞濬海郎中亦稱淮揚荒土甚多自安東直至贛榆爲路六七百里中間曠土不下萬頃如安東之太湖海州之傅湖沐陽之桑墟湖贛榆之南湖各方不下數十里土淖地平俱可開通溝渠以利灌溉便成水田載在經世實用以上諸臣前之所言缺額如彼後之所言可開如此然自正德以來一百一十年

間缺額荒蕪亦復如故則守土之臣實未嘗留心于此夫復何辭顧事當創始計慮宜周地係久荒經營不易合候命下聽督巡二臣專委各省直屯田道及各府正官請將南京後湖先年魚鱗冊籍與吊各屬近年黃冊逐一查對要見某州某縣原額田土若干見今成熟若干拋荒若干冊沒若干成熟者有無欺隱冊沒者曾否開銷拋荒者作何開種務要親履疆畝

今江西建昌陝西漢中二府見刊清丈均田書冊延
召端方通敏致事鄉官公直人等細加體勘丈量除
欺隱者追出還官坍塌者炤數開破及荒田原有人
佃領代糧者仍准承業俱無另議外其一應丈出田
地採訪輿論或借給牛種召人承佃或南方五頃以
上北方十頃以上有產之家每家定限墾田一頃田
多者仍炤頃加算至十頃而止或設有官兵之處每
一百名以七十名操防三十名承佃三畝屯種如古
營田之制或每縣民壯五十七名責令量分三分之
一領佃仍各預借二年兵糧工食以便備辦犁鋤工
本三年以後方許一例陞租

開荒之法即不能倣古井田一畝三畝深尺廣尺以
達於溝深廣四尺之制但合數百畝之田必有溝合
數十溝之水必有川合數大川之水必就窪而爲湖
以達於河於江而滙於海則高亢者有潴卑下者有
障固非苟完於目前亦非靡費於無用工爲千秋之

崇而獲有百倍之饒矣。

通合大計。每大縣上戶三百家。可墾田三萬畝。中縣上戶一百五十家。可墾田萬五千畝。江北五七十州縣。中大相兼。約可墾田一百三十萬畝。民壯九千六百名。分爲三番。每番人二十畝。可墾田六萬畝。三番共一十八萬畝。淮南淮北見兵萬五千人。六分三番。每番人三十畝。可墾田一十五萬畝。三番共田四十五萬畝。縱天下不皆設兵之處。而上戶民壯。何縣無

之。合用錢糧。卽於各縣原有額設營田官牛若干頭。

嘗平預備倉糧萬石之內。給發如其不足。更於御史

原借八萬銀內動支。各該有司仍以贖緩等項。實心

實計佐之。不然者。坐以違悖。詔旨重罪。夫田必五

頃。是以十分餘力。開二分閑田。按冊召耕。奸何所售。

糧必二年。是每田一頃。得銀六十。工本旣厚。田工不

成。昔鄧艾屯勺陂。卽今兩淮南北山東諸水。旣借灌

漕。則蓄洩有碍。燕齊視淮。又切外廩。鳳陽營田僉事

之罷病在人。豈在法乎。臣意漕法中壞。淮必任之。開
荒一事。恐不得視宇內爲獨緩也。

